

水漬  
毒漬

毒漬  
臭漬  
臭漬



清波小志序

予七歲從先處士由城中芝松里遷居清波門外之學士巷迄今七十二年矣蓬藿荒廬藏書無幾目又少睹當世之賢人君子故所見聞極其寡陋然在方隅咫尺之內者豈無人文可以竝傳乃輜軒採風未嘗搜羅予懼再過數年不幾湮沒乎因筆而紀之其閒佛院神詞街坊瑣事足資談柄者亦得附書大槩北至湧金南至萬松嶺西至南屏而止有已經見之誌乘而復紀之者以其實爲斯地之眉目不敢闕略仍存其舊昔周昭禮

清波小志序

居此嘗著清波三志所言朝常典故居多而城西之事不與焉予則專記城西而遠大者竝未及故稱小志云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仲春錢唐紫珊老人徐逢吉自題



清波小志卷上

錢塘徐逢吉紫珊輯 同里陳景鐘凡山訂

杭州自隋楊素創築州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唐彭城郡之錢鏐增築羅城七十里城門十座在西曰西關門今雷峯塔下是也至宋高宗增築內城及東南外城設門十有三座西曰錢湖今曰清波曰豐豫即湧曰錢唐于是始有清波之名

鐘案元時城圯而址存張士誠據吳復築自艮山門至清泰門展出三里絡市河于內其餘各門如舊

清波小志卷上

流福橋舊名閘兒橋在清波門外引湖水入城見夢梁錄今

廢止有弔橋

流福溝東舊有金元七總管廟其來已久興廢不一雍正四年里人謀修葺之堪輿家言此廟從前坐東朝西於神不利宜改向北纔得氣勢因移神於外對清波門起造落成之後祈禱者踵相接咸稱神有靈應香火盛於各廟梨園簫鼓殆無虛日子因里人之請撰有碑記一通錄後

出清波門為流福溝溝之東舊有總管神廟不知初



自何時予髫年聞之故老由明迄今矣從前興廢不一近二十年來廟貌剝落僅存敗屋數椽雍正四年有李森者自傷寥落禱於神曰神之爲靈昭昭也何至裸體而露處與我同一坎壤耶神能授我一臂我當有以報神廼不旬日而李果得所遇因昌言於衆衆亦如其言而禱之莫不愜所願遂謀釀金以復舊觀青烏家言廟仍西向於神不利不若北向之爲吉時王子載斯董其事以爲改向固善柰無餘地何商之李子漢文慨然捐貲買地以輸之廟而李森者以

清波小志卷上

二

其事聞之邑侯楊公夢琰楊公曰神於民有利乎曰神生時往來江湖間歿後爲水神力可以制祀融公曰杭民之所患者火也神能制火祀之宜矣爰詣祠展禮復捐金以爲之助于是運木石召工師揀之度之兩閱月而神宇告成遠邇人士祈禳者接踵琴瑟擊鼓之聲無虛日明年起層臺於神廟之前當禁門之衝以爲徵歌侑神之所至是而規樞稍稍展拓矣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嘗有總管神之號卽水神之說亦世俗相傳不足以徵信獨有睦州建



昌祠碑記載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  
馬旌旄擁從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神姑  
蘇人生而靈異早歿爲神人有求靡不應驗兵定李  
公立祠祀之上聞敕封利濟侯此文係宏治八年博  
士李佑所撰然則神之姓氏亦出於巫覡之口非確  
有所據昔黃黎洲論元官制謂杭州揚州皆爲上路  
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揚州皆有總管廟皆昔郡  
守之生祠也據此說大都神爲元時人生爲總管有  
善政及於民死又能捍衛地方宜乎人之尊禮之卽

清波小志卷上

三

今江以南所在莫不盼蠻不獨睦州一郡流福溝一  
方爲然也夫以所在其祀之神而又經前代敕封則  
當存信而闕疑惡得以拘墟之見而非之必欲考其  
出處求其功業文章彪炳於史冊毋乃失之鑿且迂  
乎則是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總  
管者其官職也以其姓名行次官職而祀之確乎有  
據不爲褻典豈若魏人之祀河伯楚人之祀山鬼荒  
誕而不經爲君子所不取也哉惟是神旣靈矣何以  
數十年自甘淪落於草莽之中必俟里人之禱而後



始顯其妙用豈人固有仗於神而神亦有藉於人耶  
豈人與鬼神之通塞兩不得而操之而自有造物者  
主之耶且昔者西向之神何以渺而難求而今北向  
者感而輒應豈神亦不能外於陰陽向背之說而與  
人世之居處相類耶人而鬼神也鬼神而人也而有  
何異致耶宜乎今日者人禱之神保之人求之神酬  
之信如呼吸之可通而一氣之相感也予則無所媚  
於神而神亦無所惠於予是可以無言也而以里人  
之請記其事而書之石亦無害於義也予聞巫歌弇

清波小志卷上

四

鄙不可以供神聽請易其辭而爲侑神之曲曰神久  
不降兮何之今惠然兮來思駕青虬兮驂赤螭衣紫  
衣兮冠豹皮佩長劍兮光陸離樹兩旄兮駕靈旗風  
獵獵兮雨絲絲神自此兮永在斯樺燭兮熒熒艾蒨  
兮煙青擊鼓兮暫停福水流兮可聽進神兮醪醴沈  
飲兮益醒願四體兮康甯無阨運兮再丁又申之以  
意曰臺殿兮瓏璫三面兮崇墉兩峯兮西峙海日兮  
在東天德合兮地勢雄天門啓兮地戶通地下水兮  
聲淙淙泉源不竭兮財幣豐且能以水制祝融紅龍



詎敢來相攻蜿蜒百尺蟠青龍神之靈兮位當中福  
軍國兮垂無窮匪獨黎庶兮懷悱懣

山村仇先生遠字仁近宋咸淳時名士宋亡落魄江湖  
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  
薦爲溧陽教諭寶慶路教授不赴改爲徵仕郎杭州  
路總管府知事就家錢唐今西城腳下尚有遺址在  
焉年八十卒葬北山棲霞嶺七修類稿家蘋村宗伯有詩  
曰吟詩何處訪山村催得籃輿出閨門學士西橋煙  
水闊半林殘日近黃昏

清波小志卷上

五

沈允亨字孟嘉錢唐人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居清波門  
外弔橋之南門對雲居山後臨學士潛家頗饒後中  
落館於馮氏主人甚敬禮之工詩文善作小楷與人  
交恂恂如也爲予母姨丈予髫年未知請益年甫五  
十而歿有遺藁數十卷今散失矣予尚存其近體六  
七章附後

城上樹蝨矛城下堆髑髏獨有野菊花還如東籬秋

今日吹寒笳明日寄征衣鐙下刀尺聲鐙外流螢

飛西城行

去市未爲遠堂成豁素心水光通柳港秋



氣接楓林不厭琴絃緩何辭酒盞深良朋在南岸風

雨亦招尋

草堂成與景銘

曲折林陰合高低澗水流直穿靈

鷲頂來看冷泉秋香飯憑誰供仙巖任我搜與君吟

落日再上酒家樓

與東琪由蓮花峯出冷泉亭作

何人可說興亡事

此地堪爲汗漫游潮捲空江羅刹怒雲迷故國鳳凰

愁獨松不守千年恨萬艣無聲四海秋畱得洗鉛池

尙在半林黃葉夕陽樓

鳳凰山懷古

雲居寺在高城上灌

木森森暑氣無茗椀爐香依梵唄晴煙秋色滿江湖

放開爾我形骸外忘卻林泉歲月徂何事西齋彭上

清波小志卷上

六

舍朝朝危坐讀陰符

與紫燦讀書雲居寺

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十六日爲先處士誕辰設杯酌以

款親朋忽聞巷外大悲庵前有僧人自言卽日焚化

親朋停杯往觀見此僧置木龕於地遍辭街坊坐入

龕內具紙筆於前題一偈云無拘無束不清不濁放

倒皮囊正月十六又書七言律詩一首云道我狂時

不是狂今朝收拾臭皮囊雪中明月團團冷火裏蓮

花瓣瓣香好向棒頭尋出路卽從業海駕歸航滿爐

骨柩都煨盡十字街頭作道場書畢將龕門手掩火



發於內須臾示寂矣是時觀者數千人卽有然香羅拜者此僧向不知於何處棲身亦忘其名號今從容坐脫亦禪門中有手眼者

趙琳子母姨之少女也少予十歲其五歲時信口而吟皆能成句憶侵晨客至呼酒予曰舍北何人呼卯酒琳荅曰海南有客賣丁香蓋其時有粵東客攜丁香酒求售也一日予見後園春草吟曰幾叢芳草淒迷綠琳卽云一樹天桃煙雨紅此外不能多舉殆夙生慧業也琳後適人卽病歿

清波小志卷上

七

陶舍人名雲翰字翀伯號則渠子母孺人之叔祖也家居學士巷善書畫能詩明世宗時以薦爲太子舍人嘗監均州太和宮稅與謝茂榛盧次梗及當時名士大夫相往還豪情橫溢不可一世晚年歸里甕粟屢空泊如也年七十餘乞詩畫者戶常滿舍人無不應之生一子名虞庭早亾以此怏怏至神宗丁巳病歿百餘年來幾無有知其姓氏者子成童時母孺人常言其能詩因披遺集讀之氣調高老實有可傳然皆鼠殘蠹蝕完全者十之一耳昨從篋中鈔出如干篇



待付剗劂使當世知有其人

出清波門西南半里許舊有萬松公館并置舍名急遞舖近俱湮沒矣聶心湯邑志載嘉靖三十三年巡撫李天寵清鳳山清波馬路之侵沒者三十四年倭寇犯杭督撫胡宗憲於清波城南上築帶湖樓東南築定南樓今皆不存

學士巷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姊者同一子居之康熙丁巳正月望後予過其下見一女子倚樓望湖年可十八九雲鬢微籠金釵橫髻外

清波小志卷上

八

衣紫綃內以水紅衫襯之誠絕色也予驚詫此從何來有鄰姑常出入予家者走問之云是吳下人偕母與兄三日前渡湖來向船工覓小寓船工卽黑姊姊子也讓屋與之居此女能賦詩兼善書畫聞有新安賈以五百金聘定不停日卽去矣予囑鄰姑可持女詩畫來得一見仍畀汝不畱也姑卽去有炊一滄飯頃攜聚頭扇一柄匆匆過予齋投案上曰速看我是乘閒取來彼不知也予展開有詩曰鐙宵不見一鐙紅礙煞平江半面風到得西湖覓西子那知殘雪尚



朦朧下書燈夜從吳江至西湖作樓西望不見西施  
樓角寒梅有一枝從此吟魂得相傍黃昏捲起暖簾  
兒下書寓樓見梅花一樹喜而有作羊燈照我下長  
河吹落梅花比淚多姊妹今宵休記憶冷風殘雪到  
清波下書抵杭州清波門作款落茂苑薛貞瑛子讀  
畢不獨魂銷且舌橋不下急援筆鈔之睹其墨色晶  
瑩書法十三行詩是日來初脫橐者予卽持扇還鄰  
姑越一日果發行李渡江去矣後細訪新安賈有知  
之者曰姓馮予笑曰得非馮魁耶

清波小志卷上

九

學士巷未過橋居民有錢美洲者平時以捕魚操舟爲  
業鄰人呼之爲米獸以其食米喜粗糲不檢擇故也  
一日告親鄰曰我三日後將棄家學仙矣人以其獸  
不以爲意乃至期沐浴飽飯飄然而行鄰有好事者  
數人送之至靈隱呼猿洞舉手別衆人入洞中不出  
衆疑此洞無他徑可達止有一潭深黑無底投以石  
始礮然作聲此人殆墮入潭底耶徘徊而散至月餘  
米獸復歸家云洞內甚坦平我行二里許見一人鬚  
眉甚長而黑白相閒橫坐石牀一童子執杖旁立招



我前與我丸藥一囊云攜去可濟人此間非汝所居  
命童子引我出出見市屢襍沓問之乃餘杭也我無  
以給口食卽在市賣藥服藥者有病卽起今藥已盡  
得錢十餘貫我故還家也人初疑其誦後見所得錢  
始信之且米歎爲人朴實從不作妄語者後至康熙  
丁未年九十一而歿其弟曰敬洲予嘗乘其船猶能  
歷歷道其事

學士港內達城下外通大湖游人朝出暮歸皆由於此  
前朝兩岸種梅數千株花時香氣襲人衣裾不減西

清波小志卷上

十

溪之勝其時李草閣巽有詩云學士橋邊移棹過千

樹萬樹得春多人生對酒須縱飲柰此縞衣風韻何

百十年來陵谷變遷近今惟有漁戶數十家風景蕭

瑟欲還舊觀不可得矣毛馳黃有詩云清波門外釣

魚磯撒網孳魯雨不歸誰道嘯歌饑欲死生涯還有

綠蓑衣

鐘案草閣元末明初人隱杭城之北關門外有集傳世

明司城馮具區夢禎常挾家姬游湖上晚歸有輕薄少

年羣聚而觀時舟方入港門先生向諸少年曰老夫

已進學士橋矣衆譁而散今橋上鐫學士橋三篆字



爲里人王周書按西湖游覽志橋久崩壞郡人王輜者捐資重建題其梁曰學士橋此蓋前明嘉靖閒事今康熙初年重修題橋者爲里人王周姓同而名亦同音越百年先後相映亦一奇也周字叔元住學士巷善畫兼善琴予見其人蓋落拓不羈者

學士橋側有笑隱菴又名法喜院老僧笑魯者居之予

童時見其人自言從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游故

其書法不落時蹊每朝夕往來橋畔眺望湖山意有所得輒賦小詩予惜未睹其集一日舉一鐙千古夢

清波小志卷上

十二

萬壑老僧寮二句示予是時予未知詩不解其何意也後歸天台山年餘復來歿於菴中繼席者爲翼菴其徒彬遠爽是俱能詩彬遠別字秋蟾詩尤超縱大有青蓮長吉風味

黃梨洲宗羲汪魏美淵兩先生於順治己亥二月訪笑

魯長老坐月庵中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被黃與汪兩背相摩少得暖氣明日黃入雲居訪仁菴汪矢志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

予一日坐小舟往湖中見篷背夾草書一紙取閱之乃



春宵泛湖之作也詩云傷心此日有何春耐可相邀  
夜向晨四海難逢磨鏡客扁舟還載抱琴人須知角  
里終儼漢獨怪金椎不避秦瑪瑙坡前投宿去清泉  
重煮裏湖尊予問舟人此從何來曰昨將晚有客頭  
戴氈帽身著大布衣隨一後生攜琴一張并筆硯等  
物來雇船復有一客戴細麻布巾身披紫花布方袍  
同至艙內要我撐到湖心空闊去處候月上戴氈帽  
人彈琴許久方住手兩人談笑作詩苦無酒飲要我  
放船到瑪瑙寺前愚菴去借宿與我錢百文回家已

清波小志卷上

三

四更矣那孝巾人呼彈琴人是韓先生那韓先生呼  
孝巾人是徐先生這詩想是那後生遺失在船篷上  
的此康熙己酉庚戌閒事越十年檢笥中詩始知鼓  
琴者爲韓石耕畱方布袍者徐狷庵介也煙月滿湖  
賦詩鼓琴兩高士有此幽興比之汪魏美黃太冲在  
笑隱庵坐夜寒甚兩先生以背相摩則苦樂懸殊矣  
然四先生皆海內高人前後會於學士橋頭不可不  
誌也

鐘案黎洲先生著述傳海內石畊先生以琴鳴聲著  
有琴譜世亦多知之汪先生錢唐人前明孝廉國亡



後隱居山中矢志不入城徐先生遜跡河洛明亡後終身冠孝巾皆勝朝遺老也汪舊居在杭城黃馬巷予幼時曾過之見鄉試報捷匾尚存

柳浪橋學士橋皆有夾徑老松每盛夏秋首芙蓉遶隄如錦游人艤舟賞之

夢梁錄

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匾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閒甯宗奉成肅太后臨幸此武林舊事所載今則爲番回埋骨之地塚墓高低狐狸窟伏舊蹟如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花光堂及瑤津桂影寒碧瓊芳諸所皆不可考惟柳浪港一線之

清波小志卷上

三

水隱然在其後港之左右有池塘數十畝悉被土豪侵佔種蓮射利惟花時紅白相閒清香襲人頗供眺賞予與厲樊榭鵝坐學士橋春望賦少年游小詞云虵蟠習井狐穿破塚輦路已全荒燕子飛來桃花不語闌過幾滄桑○小橋浮在嵐煙外恰好近鷗鄉坐我春人綠蓑衣底相對話斜陽

放生池去學士橋甚近小舟渡之不過半里可達二十

年前池上屋宇悉燬於火後經太守李公慎修重造

前後堂軒周遭遶以迴廊雜蒔花草風景較勝于前



今池內種蓮圍隄徧植木芙蓉自初秋迄於九月花  
光葉翠映於水面比長隄桃李更覺繁豔

姚莊在聚景園之南法喜院之北瀕湖而居地非孔道  
康熙初年有夏都統景梅者率旗人恆較射于此顧  
其地閒敞遂據而有之每射時背學士橋張大布幕  
向北而射未幾建射堂於橋之外割湖水一二畝于  
堂之西以爲沼內植荷芰外環隄岸樹桑麻種蔬蔬  
取地之利焉又未幾毀去射堂建屋於南園卽今莊  
地也其屋卑隘又毀去之面湖而樓可以攬全湖之

清波小志卷上

十四

勝矣復以樓居不適意仍毀之別起大屋數楹四周  
繚以高垣采石於兩山邱壘之間入地丈餘以爲垣  
腳其上疊石倍之再以磚甃覆於上取其牢固爲不  
拔之業焉其時都統老矣奉掣回京託鄰莊楊老人  
玉亭看守會耿逆之變 朝廷命部堂大人出師隨  
征人員甚多姚公憂菴啟聖在其列向楊老人賃莊  
僑寓凡清晨詣轅謁見必由寒家經過蒙其枉顧與  
予兄弟讌飲談笑遂成相知後部堂授以割付協理  
諸暨縣事是年進勦紫閩山賊有功 康親王表奏



授爲溫處道迨閩海平陞福建巡撫方其在處州時  
太守線公一信入見姚言及從前寓居湖上之事都  
統夏公爲線之婦翁夏無子線卽以湖莊贈姚逮姚  
歿其子一爲廬州守一爲淮安守俱呈誤入京與錢  
唐人姚旦衡聯譜往還頗密假旦衡若干金又以莊  
歸旦衡故至今稱姚莊云旦衡於雍正初緣事徙邊  
家產入官湖莊估價五百金人慮其後有葛藤不願  
得此有司責看莊楊姓人王亭子每歲納官租二十  
兩楊今停厝棺柩徧屋中竟成鬼窟矣姚公長子長  
文儀從父來杭同寓莊內後官至雲南鶴慶總鎮人  
言一時寓兩八座云姚本籍紹興國初入旗下康  
熙癸卯科旗下解元選廣東香山縣以事鐫職至十  
三年隨征立功官至制府亦人傑也線公字成之後  
官至浙江巡撫

清波小志卷上

五

王菴在姚莊之後向爲城中翁氏別業康熙初年售與  
王氏老尼地不寬舒所在偏僻小屋三間以安佛像  
其左一帶竹籬而柳浪港隱然在其外港容一葉之  
舟達學士橋甚近欲通聚景園則絕矣菴中向有牡



丹一叢花時游人頻至予與遂安毛鶴舫際可往觀  
以爲花雖佳而清靜之地反爲所擾矣鶴舫囑其鄉  
親王姓者捐六金移花而去今女尼在中者改菴名  
點雪且以佛舍傾頽立志修整乞予爲文勸募未知  
得成所願否

柳浪聞鶯爲西湖十景之一卽指柳浪港也康熙三十  
八年 翠華南幸十景俱有

宸翰地方官訪查舊蹟勅建亭榭以供

御碑因柳浪港所在偏側欲開拓之左右皆番回家墓時

清波小志卷上

十六

中丞張公敏惻然曰聖王之政掩骼埋胔吾豈忍發  
掘久埋之骨乎相度靈芝寺前有隙地鳩工構造復  
開濬池沼環植檉柳每歲暮春褰屐屐畢至黃鳥鳴於  
其閒坐憩久之不減雙柑斗酒之樂也

仙姥墩志稱與聚景園相近基高數十尺今無從踪跡  
矣子友余璪伯珣有詩云裊裊東風動高柳湖梢直  
灌荒園口不見青旗向水飄何處還賒百花酒

張近道字默菴偕其妻尚氏家於城西柳浪港之曲子  
童年猶及見之廣頽修髯頎長玉立每言吾儕當爲



世所不可少之人若悠悠忽忽虛生浪死豈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之大德人皆以爲狂酒後尤多骯髒往往不與時人合人亦罕至其門嘗遠遊經年一歸康熙丁未挈家赴粵西從此不復知其所往予于戊寅有事過番禺晤陳獨漉首問張默菴尚存否予言不見其人三十餘年矣獨漉言此人究心經世之學兵刑象數無不通曉獨不喜詞賦座中有談及者瞋目叱之以爲無濟於用拂衣而去後往來粵西怏怏失志遂逃於禪夫婦竝有見地默菴手注金剛經宗旨

清波小志卷上

七

一卷吾家藏有刊本君錢唐人也當附此書還錢唐卽出書見貽余挈之囊中以歸然則默菴誠異才也乃無所遇不得展其志而徒借空虛寂滅以老死其身惜哉又念荷無獨漉之言予且不識默菴爲何如人今尚得存夫婦姓氏不可謂非深幸也

尚氏名德本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曾祖曷老丁從元世祖徇地西土有功父以世蔭爲武昌尹鶴年年十八避兵錢唐生母馮氏阻絕他所病死鶴年慟哭求母見夢一夕母果於夢中告以死所鶴年嚙血沁骨驗而葬焉晚習



天方法廬於先人之墓卒葬其旁遂爲丁氏隴

杭州府志

墓在聚景園今石亭子下

李岷源字懷帖號半邨鄞縣人家於杭城善風鑑子平之術一座之中高談娓娓皆有抑揚頓挫石制府琳先爲兩浙轉運使李從之游石陞鄞襄道李在幕中掌書記及石陞浙江方伯又陞兩廣總督則不與之往卜居柳浪港嘯歌煙水以自適與白蓮僧問石同鄉尤相善至暮年石公已亾李遂挈其三子還四明閒爲小詩頗饒別致予不能多記僅錄其移家柳浪

清波小志卷上

六

港二絕句云歸到城西萬事休小堂四面遶清流每朝飯罷無他事槐樹根頭坐素秋白口搖風柳浪昏滿城人不到柴門戎韜一卷知何用老去依然李半村

顧玉者操舟之人也家靈芝寺側其父善琴玉幼習之父亾奉母以居風晨月夕放舟湖中撫琴自樂其時

金衢道梁公

萬禩

雅能琴適在湖夜泛聞琴聲移船

物色之與語喜其樸樸且知其有母贈以金焉玉嘗作蓼花引曰蓼花開兮湖之秋兮蓼花落兮湖之涸



兮念我生之頭白兮與蓼花以朝夕兮嗟有母而無父兮徒自傷其孤露兮蓼兮蓼兮予誰告兮玉蓋孝子也後母亾玉亦歿

聚景園前舊有顯應觀爲宋高宗敕建以祀磁州崔府君者相傳神于靖康時顯應衛高宗之駕因此崇奉以褒其功每年六月六日內庭差天使降香設醮都人駢集今爲甌脫之場矣余友錢他石璜有詩曰玉宇金庭化劫灰西風涼露藕花開黃羅帕子沈香合不見天邊一騎來

清波小志卷上

十九

表忠觀數十年前剝落殆盡左右地畝原屬祭產大半爲豪強侵佔蘇碑雖非舊物已傾仆在地前年中丞

朱公

軾

因時亢旱不欲就天竺禱雨以爲武肅生時

有守土之責理應恤此一郡災黎于是赴祠虔禱復捐俸修葺廟貌稍稍完整而侵去之地則以內陞未及清理近年總督李公衛大爲開拓將旗人盜佔之地盡行追還又以罰鍰數千金前後構造一新碧瓦朱甍照曜湖山矣毛樾黃先舒舊有表忠觀詩云錢王宮殿枕荒城舊國春吟百感并東郭暖煙花自發



南屏空翠雨初晴金湖賜第丹書古鐵鏃沈沙綠蘚  
生不是汴州佳氣聚當年此地亦神京

柳州亭在聚景園之北卽豐樂樓之舊趾所謂空外笙  
簫雲閒笑語不可問矣今不過敗屋數椽枯僧二三  
人日夕對湖波蕩漾而已

靈芝崇福寺志稱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閒捨以爲寺高  
宗孝宗皆嘗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諸勝據此亦城  
西名勝矣予髫年有先輩陸蕙畝敏樹讀書其中陸  
爲予母孺人表叔家人嘗攜予過寺見其風景雖荒

清波小志卷上

三

而規模猶舊尚有書屋數閒花木無恙今則無存矣  
地畝皆爲豪強侵佔湫隘不堪不勝興廢之感轉念  
陸先生人品文學卓絕一時數十年來竟無有知其  
名者尤可歎息先輩吳慶伯農祥爲之立傳其略附  
後

君諱敏樹字蕙畝自號涪山杭之錢唐人父雲龍邑  
高才生以著述自命君生六歲隨父讀書靈芝寺過  
目不忘人以奇童目之君父有述作輒命君探卷遴  
擇稱其意歎曰吾老矣其興吾宗者在此兒乎二十



二歲始補邑弟子員恃才豪放視一第如拾芥已壯歲病耳聾貧不自聊人與語或不省記自傷之作聾賦以自廣爲文高自炫驚然能自知其過每文成張壁而視之輒改竄舊句至不存一字與金華葉永圻相善永圻亦孤冷善著書者鼎革時君之友虞維侃爲仇家所中幾陷不測君冒患難掾虞虞亦幸免老館于婁東顧氏時婁東守以重幣聘之辭勿受有憐之者曰君盍去故而就新君笑曰吾惡夫辭少而就多者君將死呼其子戒之曰黔婁生布被不掩楊王

清波小志卷上

三

孫裸形以葬爾等其敬承吾言言畢而卒年六十

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已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

紫陽傳授行于世

四朝聞見錄

芸隱橫舟橐有祝聖所拈香詩幾度來游幾賦詩又因將命到靈芝三呼祝了君王壽偷眼湖光立片時

釋元照住靈芝寺依慧鑑學毘尼大振南山之宗有資持記彌陀義疏靈芝集行世蘇軾就之畫像薦母是



夜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云

聶志

彭祖庵嘉靖時錢氏建前年制府重啓錢王祠據錢氏後裔之請以老彭爲錢姓始祖移其像於武肅錢王殿後建閣祀之而庵基今不可問矣錢心卓貽清堂日記載有許野雲者削髮披緇衣寄居清波門之彭祖庵或云新安人世襲萬戶侯棄家修道至萬曆乙巳歲年一百有五矣

周恢焉

大纘

錢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隨父宦於

江西之永福縣會大旱有方士能禱雨術頗奇周從

清波小志卷上

五

之游得其所學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周同友人出清波門仰天若有所見問之同行友不知也因執友手掩面而哭曰海宇其淪乎從此誓不入城父葬於學士橋之南就其地築土室爲廬居之所不設門戶僅留一竇命家人傳餐而已至康熙癸卯年八十二杜門已歷四十餘年矣一日無疾而逝吐白光如煙雲數夕乃散蓋其時爲正月望後也先輩陸蕙晦弔以詩云城西高士不求名恥著羊裘澤畔行四海冰霜餘食息半弓門巷絕逢迎詩書磊落平生業星



漢迢遙獨夜情憶昔東岡周彥祖千秋仍見舊時聲  
先輩吳慶伯爲之立傳附錄於左

周處士大纘字恢焉錢唐之豐甯里人年十二補邑  
諸生十八喪父吳俗有乘喪畢姻者以語大纘堅執  
不可曰吾方恨吾鄉做俗於衰經哀號中乃行合禭  
禮爲不孝之大而躬自蹈之耶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元旦大纘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  
數百萬人皆執金鼓旗幟從空而下驚問其友曰若  
等見乎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亘天見夜叉羅

清波小志卷上

三

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形容獷猛與甲士戰  
於中天甲士不勝退岬反走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  
對曰不知也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其從行措  
笏者數千人忽夜叉領其衆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  
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籍號呼之聲隱  
隱達牆屋間又驚問其友曰若此亦不見耶對曰然  
因執友手掩面痛哭曰時事去矣卽誓不入城其父  
葬學士橋之南遂謝去諸生結廬其側外設短垣中  
開懸扉四面皆完固扁鐫人不測大纘所爲皆以爲



狂誕惟母憶之出城至大纘所見大纘大纘則啓懸  
扉與母相對問兒何所見而若是對曰兒無所見也  
有弟足以養母兒退守父廬耳母去卽下懸扉不與  
人相見夜每負牆露觀星斗星有移動輒曰某分野  
當有大災某貴人當死驗之良然初入廬尚事吟誦  
閒有所感則引筆疾書積歲成帙忽一夕危坐歎息  
至旦取所著者焚之遂不復吟誦在廬四十有八年  
自丙辰至康熙癸卯年八十有二而歿臨歿吐氣如  
煙雲數夕不散其子孫遂以是廬葬焉大纘有友曰

清波小志卷上

十四

蔡道復亦錢唐人明時曾爲處州參將棄職散千金  
於宗族親串隱青田山中能鍊金丹自云得黃老長  
生術紫氣奕奕恒如二十許人晚乃卜築吳山三茅  
觀下已而去不知所終吳農祥曰萬曆三十四年歲  
在丙午李自成生於米脂是歲張獻忠亦生於膚施  
崇禎元年歲在戊辰而延綏之賊起全秦天赤如血  
明社以亾大纘所見夜叉羅刹豈兩逆賊之兆耶顧  
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纘何也徵於天道是邵雍聞  
鷓於洛陽也驗於人事是辛有見披髮野祭於伊川



也天降大禍必有知幾之士識之於數十年之前大  
纘豈其倫耶吾鄉立志高隱之士多矣未有如大纘  
之早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悲夫

考舊府縣志載木御史墓在學士港口予每尋之不得  
前年向里老錢斗文詳詢云周濂溪祠後有木家墳  
但子孫無人每年糧稅里下攤賠未知是否予卽偕  
此人披荒草中見一大墳在上其餘塚纍纍鱗列左  
右大約祭掃無人矣錢又云墳前向有斷碑一片近  
爲土人毀去予考杭城鮮木姓之家此墳確爲御史

清波小志卷上

五

墓無疑友人吳石倉邀予重樹一小碑而土人不樂  
爲此蓋久之卽欲平其塚而他售矣此必賢有司主  
之庶無敢異議是亦興滅繼絕之善政也按御史諱  
訥明永樂九年辛卯解元十六年戊戌進士官至繡  
衣以文學名

清波門至茶坊嶺爲城西一嶺舊有土穀祠在街之南  
相傳神爲攀花五郎但不知所由來予童時見里中  
有王姓者能書符召仙一日神降於壇自言本里土  
穀神也宋時爲朱太尉運花石綱過太湖大風覆舟



而死生平忠直上帝憐我命爲城西土穀神生時喜簪花排行第五故稱爲攀花五郎云其姓名籍貫當時並書於牘上今予忘之矣城西二畝土穀祠在方家峪口祀大禹皇帝則妄誕無理然亦有由考吳自牧夢梁錄載錢湖門外有夏禹王廟正在其地案禹至會稽路經錢唐明德及人理應崇祀今以湫隘不堪之所祀爲土神則典褻矣亟宜毀去毋瀆平成之聖

西卓菴在攀花五郎祠之南門對高城城內卽雲居寺

清波小志卷上

三

松聲梵唄互相荅應菴廬雖不華整然去市遠矣相傳爲散仙劉某結茅之地明嘉靖閒趙氏奉覺悟大師住錫爲菴乃名西卓明末時西蜀陳雪灘先生

盟

自閩南典試回適國朝定鼎方新道路棘塞不能返蜀僑寓菴中曾賦詩云幾年嶺海歎飄零覓得精藍此暫停湖上鳧鷖來個個城頭鐘磬響泠泠荷衣破損秋如此蓬鬢棲遲老未經昨夜夢回鄉國遠瞿塘峽口亂山青

萬松嶺側舊有石牌坊一座鐫平章之墓四字俗傳賈



秋壑墓道也案似道至漳州爲鄭虎臣踢陰而死縱  
得歸葬其時北兵南下國步已危公論追咎之不暇  
豈容表墓巍然樹於大道耶此必前代別有官平章  
者葬此時移世改後裔無人且生時庸庸無所樹建  
故久而不知爲誰耳予往年走上黨經河北一路高  
墳大塚不知凡幾問之土人莫識爲何王君公況此  
一坊夫何足考予昨過嶺畔見石坊已坍毀止存一  
柱矣

將至萬松嶺舊有錢湖門門外南首舊爲省馬院有錢

清波小志卷上

二十七

湖門瓦子又屏山園亦在門外以其對南屏山故名  
理宗朝改名翠芳園今錢湖門久塞荒榛野棘縱橫  
於青燐破塚閒御園勾欄之基已不可問矣

清波小志卷上